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五十四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陸肇脩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 帝治 制作 增實録 記注 興造 遷都 教化 增寶訓 來遠 增

帝治一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若此時則至治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逺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吕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黄帝喜

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齊國中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

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巳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敎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

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騈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簨簴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周

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内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賔禮耆艾動式舊典宫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虚静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増唐書曰

太宗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効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内乂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增户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寬租

稅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賛曰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徳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户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户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
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
朕踐祚曽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
仁宗時遠夷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
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竒曰憶五年五月共爾
宿齋宫論寛恤事且兩閲歳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竒
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識治附

原人皇虛無六韜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為說苑　儼然玄默淮南子　允恭玄默東觀　至治洞和陳思王　天為公禮記　無為而天下化莊子　垂拱天下治淮南子　不為刑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子　不為而善韓康伯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子　不罷而治說苑　不設法度淮南　未使民化未嘗民勸六韜　不知喜怒六韜　其輸而不偽　不勞而成並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

無所用之並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汙樽抔飲蕢桴土鼓並禮記 不識不知詩 鶉居鷇飲莊子 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咸悦 天下和樂帝王世紀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懐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海為家史記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薛瑩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遠

曹植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書光被六幽班固上暢九垓司馬相如洋溢八區揚雄宻靜天下東觀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陽鎮撫方外淮南子協和萬邦書洽和萬國典略萬方底定陸機萬國咸寧易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並書九州影從何晏九有有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詩六合殷昌張衡員首順風抱朴子廻首面内封禪書前番禺後椒塗揚雄左湯谷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東包月窟西暨日

宿(繆襲) 經靜兆民(薛瑩) 靜濟天民(傅毅) 宜民宜人(毛詩)

民宜其壽(賈誼新書) 保樂洽壽(東觀) 國靜民康(曹植) 克實

殷富(桓子) 克內外無患(春秋) 民用和睦(孝經) 人樂其性

(文子)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稽) 道不拾遺(淮南)

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

空虛淮南子　臏者墨者宮者履菲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　善為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誼　寢天下兵鶡冠　偃武脩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革不累尸子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收兵為鐘史記　鑄戈為耨潘左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禮記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車紛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劒禮記　去劒搢笏　偃伯靈臺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元徽釋駕張協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鹽鐵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鹽鐵論　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廡書　庶類蕃殖百物阜安周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兊　梧桐生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並毛詩　太倉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魚麗于罶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並毛詩　昆蟲闓澤

司馬相如　無墮{{殼-几+又}}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曹植　行同

倫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

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閔鴻　玄鬢巷歌黃髮擊壤張景

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應璩　增黃金與土同

價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宗　務農興學慎罰薄斂宋太祖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元仁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户口蕃息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元太宗　朝廷清明天下安静宋哲宗元祐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宗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宋太宗諭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上瑞明文皇詔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後魏顯祖　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宋文帝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宗語 詔書勑旨無非仁政明仁宗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仁宗贊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咸寧趙普言 以天下之樂為樂 樂在時平民安並宋太宗語 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宋太宗語李昉 與世休息迄於丕平宋太祖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對孝宗 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元魏顯祖 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 宋太宗詔趙普 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唐高宗 有貞觀永徽之風 通鑑唐睿宗 言政治者稱元嘉焉 宋文帝 真宗之世號為盛治 仁宗之世天下承平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 宋史 世祖之世家給人足 元世祖 時稱小元祐 宋理宗 時號小堯舜 金世宗 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 明文皇詔 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閼之患 通鑑胡致堂論 雲物之祥徵於治世 明洪武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 明永樂 天下無事靈貺並至 張知

白上真宗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　自可遠繼三皇俯觀五帝趙普上太宗　原思治憂天下之不治列子　在心天下說苑　憂勞百姓淮南子　殫心萬幾晉書　削心約志六韜　心愁憂苦帝王世紀　念茲在茲書　夙夜基命毛詩　昧旦丕顯春秋　雞鳴而起孟子　夙寤晨興漢書　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並書　日晏坐朝後漢　晝不暇食夜不暇寢賈誼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　髙居遠望深視審聽六韜　不能得治本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

不能得治本　致太平之難又問鄭畋曰奈何致太平之難　責治太早李石

對文宗　求治太急蘇軾對神宗　求治不宜太急明宣宗嘗問劉大夏

天下何時太平朕何如古帝對曰求治不宜太急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唐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原識治識其政事書

内脩政事詩注　治常清静風俗通　其治嚴静春秋　養性

愛民莊子　畏天而愛人大戴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

春秋　以樂樂民黄石公　守在約孫卿子　富其民文子　綜

核名實漢書　循名責實鄧析　總攝紀綱桓譚　専正人道

白虎通

總覽威柄華嶠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東觀　勤

恤務本　卹民務本漢書　事天任人尸子云　損上益下

易　內無疵政漢書　朝無疵政晉書　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書　借耳分聽抱朴子　假目以覽抱朴子　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毛詩　增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朞月而可蓋

不甚難魏徵對太宗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同上　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宗語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趙宗儒對唐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魏徵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諭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明桂彥良對太祖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明太祖諭

帝治三

原神教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神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甄治董仲舒曰以貪狠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鎔惟冶之所化斧斤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

為校事使察群下髙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逵等以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逵等以奸利殺之乃謝柔

治身 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熙庶績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四維 賈誼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 宣帝詔令自新也 遺九年食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為天下師 蕭曹以寛厚清淨為天下師 必世後仁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所至咸服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 無宿憂 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無兵事 賈誼書 不拘禁忌 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

不知所之莊子

百姓休和百姓休和兆民賴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百姓

制理於未亂

增美利唐文宗言不能以美利及百姓

休息明楊士奇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寬恤明宣宗春和行寬恤之令

昇平唐李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昇平之期猶不為晚

治定功成宋太祖

旋乾轉坤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功德兼隆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恭勤所致宋李昉謂太宗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恭勤所致

坐隆大業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

行故事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宋孝宗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剪蜀亂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石謂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日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　今日承平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慶歷聖德頌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明楊士竒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　增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

起　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　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　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歷六年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

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　宋史曰宋初賓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　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臯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　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黄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

官上大樂名曰太安　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内平外成之舞

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

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歷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歷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歷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嵗餘朴進欽天歷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前代造歷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歷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歷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為

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歷世祖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成名授時歷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攲側乃盡考其失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絶識有古人所未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乾象佐行軍輙效擢為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上大統歴皆依郭守敬法故積分猶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為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歴元之季世其歴始東歴家以為最密太祖造大統歴得西人之精乎歴者以其

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而後成之　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帕克斯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及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

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　象天地以立制傅元天體　變天下之法禮含文嘉　改正朔易服色禮記　制禮作樂史記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記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

作易幽贊神明並易　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考　伏羲作易綿絡天地揚雄　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　聖人作歷黄帝造歷續漢書　立四時之制尸子　著九六之文帝王世紀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緯　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　合五正六宗拾遺記　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　省風作樂春秋　作樂崇德易　作樂防滿樂稽　黄帝作樂曰咸池樂緯　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　禹作夏　武王作武並鄭注禮　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　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琴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琴帝王世紀　朱襄作琴呂氏春秋　黃帝庖犧作瑟世紀　作簫以象鳳風俗通　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皐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　命咎陶作刑紀年　黃帝作旃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樔以避羣害韓子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結繩為罟以佃以漁並易　作網罟用禽鳥典畧　鑽燧取火以化腥臊韓子　烹穀為粥燔肉為炙　取犧牲以充庖厨

帝王世紀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 古史考 後聖有作范金合土 禮記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易 神農作耒耜 古史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 並易 以新書石從事 魏書 以典論刻石 魏志 黃帝作弩 古史 以銅為兵 越絕 黃帝蹴踘 劉向 武王作翣 世本 使馬鈞作司南車 魏畧 採銅鑄鼎 史記 鑄鼎象物 春秋 增變律令

革官名　功極作樂　治終制禮唐傅奕上高祖　考制度脩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周世宗　左圓右方　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　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來唐太宗七德舞即秦王破陣樂　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功舞　更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唐高宗作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上元二年詔惟圓丘方澤及太廟用之　化育詒庇孰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闋乃坐裴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歌舞別申嚴奉奏可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高宗觀樂

舞而六變以象功業宋淳化中和峴言二舞有六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歎

推讓宜先文舞和峴言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

上親製樂大中祥符間上親製樂獻玉清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真宗又御製配享樂章

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唐元德秀言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玆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登歌發聲悲離煩慝舞者行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太宗增十部樂燕樂唐高祖平隋仍其制設九部樂太宗平高昌增為十部

作九絃琴作五絃阮宋太宗嘗謂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宮中製渾天儀

宋五儀志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表正功獻渾儀樣高宗先自為一儀寘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祖是馬

禁中作觀星臺

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象初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

欽定歷註

明歷式有二曰王歷曰民歷洪武二十九年欽定歷註

改銅魚符

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銀兎符其後改銅魚符

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庶

宋太祖淳化三年詔曰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鈞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著為通規 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傳奕言 制作可施於後世

五代史論周世宗制作皆可施於後世 銳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宗

實録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髙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録浩刋所譔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髙祖太宗實録初敬播所譔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為國史竄改専出已私 又

曰吴兢初與劉子𤣥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説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説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説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𤣥已亡不可受詘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説屢以情蘄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

餘篇藏興慶宫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録書禁中事為切直宦竪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刋正隋言改脩非是史册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已出元和以來相循逮

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删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録竄寄他事

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晋高祖出帝實録廣順元年實録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歴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既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歴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

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録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録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録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實録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吴淑楊億同脩太宗實録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八十卷内楊億獨草五十六卷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為仁宗實録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

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録神宗曰敏求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實録曽布請以王安石日録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蔡卞為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脩實録正史於是吕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

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
録各為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録何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参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為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
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
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
正命官删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

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神哲兩朝實録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實録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宫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

白其事湏重脩實録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

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録卷末

他日上諭勾濤同此　金史曰熈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録三

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色埒默

等進讀祖宗實録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

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

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

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録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

實録附脩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録時有司所具事蹟参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弇山堂别集曰明制脩實録例以内閣大臣總裁而元勲上公一人監脩獨太祖實録以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户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録用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葢特典也　又曰重脩太

祖實録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為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為纂脩官　又曰明實録故事有不諱始命内閣翰林臣纂脩實録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衮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録二

增唐歷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而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

唐年補錄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强盛征伐肆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　後唐明宗時以武王莊宗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王制詔誥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上史館拜昭為史館脩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安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以表之

朱墨史 范沖重脩神宗實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

辨誣録 沖脩哲宗實録別為一書名辨誣録

六世實録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録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録 周廣順中竇儼與賈緯王紳同脩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録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

世稱良筆 蔣乂撰德宗憲宗實録偕又撰文宗實録蔣氏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祖實録興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録訖二十三年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竄無完篇 韓愈為順宗實録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

萬世公論 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

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佞史謗書　陸佃以脩撰神宗實錄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稱故事以折之　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錢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為監脩以不莅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援詔令以廷諍　錢若水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召脩實錄　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備乃召范杲于濠州杲聞命喜甚以為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

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脩太平實録耳

乞脩實録仁宗初太后臨朝夏竦在外急於進取乞與脩真宗實録不報

徵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録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李善長宋濂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寛等十六人同纂脩

寳訓

增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彞訓　率乃祖文王之彞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並書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　帝範十二篇唐太

宗作以賜太子

三朝寶訓

宋仁宗時吕夷簡上

法寶新録

吕夷簡上景祐法寶新録

傳法寶録

神宗時蔡確參定編脩

祖宗家法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事親之法

吕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言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親之法也

治内之法

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

待外戚之法

前代

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也

尚儉之法 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勤身之法 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

尚禮之法 前代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寬仁之法 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

節費 王巖叟嘗侍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知人 又讀仁宗知人

事巖叟曰人主嘗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多識典章 高宗朝曽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識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詔脩神宗寶訓書成帝稱善

講求謨訓 光宗立余端禮言壽皇睿謨聖訓仁政善教所當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

仁厚發為英明 鄭清之進讀仁皇訓典謂仁宗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脩明紀綱而無寛弛不振之患

英明本於仁厚 又言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厲峭刻之習

戒子篇 太宗

字民訓 理宗

寛恤詔令 孝宗

寶訓要言 王洙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

三朝聖訓 金章宗時右補闕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以備觀覽從之

皇圖大訓 元泰定帝時司天監紐澤許師敬編類帝

訓成請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後更名曰皇圖大訓

陳說明訓 元文宗詔虞集等曰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

金匱寶訓 元英宗會諸王於大明殿詔拜珠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咸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

昭鑒錄 明太祖訓戒太子嘗命采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至成祖命稍充廣之益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

祖訓錄 共目十有三上自為序仍命宋濂序之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寶訓五卷

文華大訓 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

記注一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

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

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玄齡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録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屛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

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録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歴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殿日歴樞密院録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卹之令發自聖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録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脩真宗實録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　又曰韓維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黙不言維疏言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　又曰神宗元豐時王存為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禀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

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
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為
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
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
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
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為令則必記於日録傳之史筆
使後人觀之將以為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
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

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歷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録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録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録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脩日歷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歷書言以為寳訓永樂洪熈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

記注二

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 國有簡冊

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愼歟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唐文宗嘗敕魏謩曰

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立侍宋初記注官與

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石揚休奏脩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 召侍經筵宋仁

宗初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

請并召侍經筵詔許之

分立殿上 宋王介寧宗末除起居舍人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 宋舊制脩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高宗時洪遵請復舊制從之

操筆赤墀下 唐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

執筆螭頭下 見記注一

唐文宗

老儒恬退 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

謹厚長者 金世宗嘗顧脩起居注王崇壁曰斯人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臣效其為人也

解其記注 宋仁宗言馮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

記注與制誥為隣 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即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

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居注 宋余靖言嘗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書之起居注

書之時政記 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孝宗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闕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邇英延義記注 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後罷

邇英記注 宋高宗時洪遵直學士院帝曰卿再登三館常典書命今以脩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

曰邇英記注

祥曦記注乾道二年洪邁為起居舍人言起居註皆据諸處關報始加脩纂雖有日歴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録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聖政日歴宋孝宗上太皇聖政日歴於德壽宮

壽皇日歴光宗上壽皇日歴於重華宮

興造

原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並周禮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

而平地置槷以縣眡以景周禮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識日出之景周禮曰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日景夜考極星周禮揆之以日毛詩規天矩地張衡審曲面勢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疏曰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宗祖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室度以几堂度以筵堂脩七尋三尺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馬並周禮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周禮注曰宮隅城隅謂四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周禮疏曰環涂謂遶城道如環然謂之環也野涂國外謂之野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室家 廼立冢土並詩 疏龍首以抗殿張衡 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張衡 增土階茅茨唐堯以昌 始

皇興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唐薛收言

規構鴻侈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鴻侈　營繕相繼唐太宗時翠微玉華營繕相繼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宋太宗時田錫言

趨末棄本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韋湊以為方農月興土雖貲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以夜繼晝宋丁謂營玉清昭應宮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唐高宗營東都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詔即其地營上陽宮

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明太祖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增築新城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止從儉素金天眷元年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

宮室止從儉素

朴素不飾 明太祖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武殿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

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 唐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

武功舊第纔蔽風雨 唐蔣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耳

閱實工徒 隋崔善為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

匽匠樓下 宋張商英為相勸徽宗息土木嘗葺升平樓戒主者張丞相導騎至必匽匠樓下過則如初

書尚書無逸於二閣 宋仁宗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 明太祖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遷都一

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又曰武王代殷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黄初元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通鑑曰後魏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大舉伐齊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群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内徙而憚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宫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

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
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决意
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髙琪請脩南京
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
以尉氏縣為剌郡睢州為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
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
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巴圖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
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

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巴圖魯力也　又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

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為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
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
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
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
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徙曲阜帝王世紀　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

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書　匪亟其欲遹追來孝　作邑于豐宅是鎬京並詩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並詩　非敢違卜用宏茲賁並書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迺陟南岡　迺覲于京並毛詩　迺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室　太史抱法周禮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家　四方和會並書　四方入貢史記　民利用遷書　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恪議留太子居守而西

幸洛帝將從之何臯言不可乃止

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晉王述折桓溫 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南播疆宇日蹙金史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王光義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 與大臣容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上震怒誅之既而科道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容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辨尚書夏原吉奏

曰言官職當言路應詔陳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治　先王觀民設教易　風以動之　教以化之　垂世立教孔安國詩序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周書　三皇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公羊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記　取地之財大戴禮　式和民則　式化厥訓　歛時五福　敷佑四方並書　天

之牖民詩 因民為制周制 肇脩人紀書 長育人材詩序 則山髙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並易繫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左氏 著之話言左傳 敎之道藝周禮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禮記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 天地尊化風俗通 敎思無窮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 敎之防利告之訓

典左氏　風以詩書　以禮教親則民不怨周禮　以樂教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教民則民不偷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以誓教卹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以勲制禄則民興功並周禮　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教民播種淮南　教民耕農古史考　教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教管子　燧人教漁尸子　虙犧教獵尸子　教民漁

田越絕 教民巢居顏峻始學篇 節水火大戴禮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大戴禮 教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七萃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經 休風偃物

淳化元通王粲七釋 行于江漢詩 聲暨海外七釋 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並詩 有典有則

詒厥子孫書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 德音孔昭視

民不恌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 增王者以教化為

大務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元王恂言於世祖 吾不之疑則反

覆化為忠厚同上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唐魏徵言於太宗　民力息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元大德時吳元珪言　治國之要教化為先　教化之道學校為本明太祖諭　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同上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金章宗時户部尚書鄧儼等言　不明教化不知禮義明太祖諭劉基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為法宋張綱對徽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淙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同上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教化為餘事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心寛厚欲行教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皆以教化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唐明宗言

敦朴素　華浮偽　過行者被嗤於鄉　不眠者

蒙擯於親唐太宗時高馮言　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戒

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光宗詔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各有差等　抑昏喪過度之禮　禁追逐無名之費金章宗時宰臣集議　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税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

元世祖時姚樞言　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命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分教郡國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命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　社學師儒各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　大誥三篇訓化民俗明太祖倣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民俗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既而又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

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其意益切至矣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唐太宗時高馮言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宋文帝元嘉之政

識朕此懷務相安養

海內之人皆為兄弟唐太宗詔勞刺史陳君賓

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宋文帝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陳旭十三世同居

民間風俗聞稍淳儉金世宗言

刲股割肝咸見慶賞數世同居輒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史論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唐憲宗時權德輿言

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宋史論

來遠

原懷遠以德尚書 誕敷文德尚書大禹 舞干羽而有苗格書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明王慎德四夷來賓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並書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書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 蠻夷率服書 蠻夷懷服大戴禮 遠夷稽顙續漢書 蠻夷皆服呂氏

（春秋）夷狄思慕（司馬相如喻蜀書）隣國襁負歸德（尚書中候）四方襁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七命）諸侯同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者六國（尚書大傳）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桑榖合生）四方來附（詩）一時歸湯（帝王世紀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通道百蠻（國語武克殷）肅清萬里（晉陽秋高祖伐公孫）庶邦丕享（書）不遐有佐（詩）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幽邦肆險遠國亡遐（應瑒華林園詩）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胡綜為吳質作降文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功風
雨所至莫不從助史記五帝本紀容須歸文王呂氏春秋夙沙
歸炎帝帝王世紀神農氏匈奴來朝漢書宣紀鮮卑送璽晉中興書
元帝大典奇肱車至括地圖肅慎來貢書僬僥貢沒羽
帝王世紀濊貉貢良弓典論西戎獻劒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
劒西戎獻楛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楛是百玉之精西旅獻獒書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越裳貢白雉倭王獻錦魏志景初中倭奴王國獻文錦
獻吉光毛裘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火浣以示百寮魏志

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楛矢陳於玉階王沈賀肅愼貢獻表

增德禮形則遠者來格唐魏徵言　脩政事則遠人來歸宋呂蒙正言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宋張齊賢言　殊方異俗相率向化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宋太宗時楊億議棄靈州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宋太祖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脩文德以來遠　無鈍兵而挫銳宋太祖時田錫言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夷

之策同上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宋真宗時朱允符言　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溫彥博曰遼東本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游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顏師古作王會圖以示後　西州程宋太宗太平興國間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　仙晨帝所隋煬帝在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繪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截在所令邀飲食蠻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　玉帛風雲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雲會矣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唐魏徵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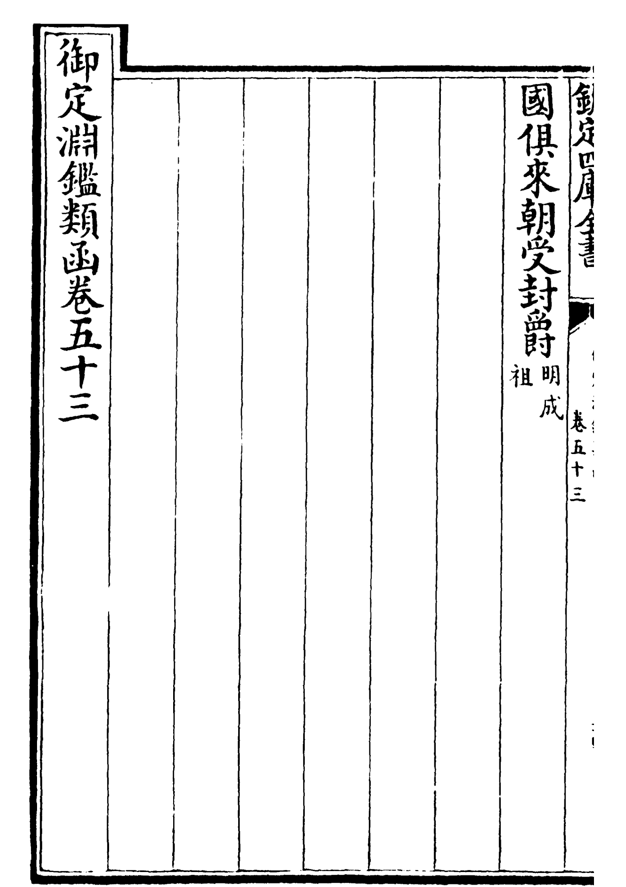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隋煬帝

諸蕃畢集洛陽同上　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畢赴

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靡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博果察曰不如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大小遠邇悉奉琛幣　東逾遼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十五　用賢　增崇儒　勤勞　務農　責躬　戒懼　諫猷　巡行

用賢一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　左傳曰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臯繇伯益　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歳大旱用汝作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屬咸至是為

四臣　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注曰芃芃木盛也棫白桵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子曰桓公在灞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漢書曰高帝云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晉時海内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

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瑯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於是辟椽屬百餘人刁協卞壺陳頵庾亮等皆與焉　又曰周顗奔瑯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又曰秦以王猛為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　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

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𤣥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　又曰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閣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名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甞曰朕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為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内相　又曰憲宗以裴垍為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自究選任罔不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扈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

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黄中俾參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徴也　又曰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為相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彦

博富弼為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即位名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

闕同議庶務　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此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珠為相謂之曰乃祖穆呼哩　佐太祖安圖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珠再拜曰臣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耳　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又曰仁宗即位進蹇

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並兼職如故内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　又曰仁宗賜蹇義楊士奇勑内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　又曰孝宗經筵畢名内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　又曰劉大夏嘗名入内廷奏事至御榻前

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内臣皆退避不與聞也　又曰都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名劉大夏議事因奏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曰為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説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二 求賢 優賢附

原賢者國家之覊用　欲覇王者託於賢說苑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書　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書　任天下智力魏志　以聖賢者為牧上賢

下不肖周書　貴人而賤祿禮記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並左氏　任能禮記　使能周禮　任才

尚計吳志　知人拔善虞預晉書　或以言揚或以德進禮記

任賢得人後漢袁　舉不失德左氏　拔奇取異不問僕隸

漢武帝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陸凱表　唯其任也何賤之

有左氏　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典論　收天下之

傑管子 朝九州之俊桓譚新論 收禮名豪晉中興書 網羅羣彥潘岳 探海出珠舉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曹植 杖策北渡東觀 鱗集帝宇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抱朴子 登俊乂於壟畝王粲七釋 林無被服山無韋帶張景陽七命 藪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劉向 河濱無洗耳之士曹植七啟 淵藪無不收之歎傅玄七謨 高宗夢傅說書 文王見呂尚伊中候 以幣聘伊尹孟子 設壇拜韓信漢書 呂尚牧渭濱 樂道出獄吏後漢書 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班彪王命論　二老歸周四奇入漢揚雄　舜駕五龍漢鼓六翮抱朴子　漢用三傑漢書　魏基五儁諸葛子　使四面從五聖黃帝　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　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鬻子　黃帝舉風后力牧史記　舜左禹而右臯陶大戴禮　使少皞主金　使祝融氏主火越記　以句龍為后土　命重氏為南正古史考　分命羲仲宅嵎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　申命和叔宅幽都　尊任伯禹

尊顯之官並書　處羣臣之上諸葛亮表　分掌四方各如已

視帝王世紀　輔佐不阿淮南子　智竭其策漢書　勇奮其威

虞丘壽王論　同心同德書　同德度義左氏　得力收而為

五帝先漢書鼂錯策　得咎繇而為三王祖漢書　舉后稷民

除四死謂饑寒勤苦　悶鬻子民得四生詳帝治　十夫帝翼

書　九才亂武七順五　五賢興邦二八登帝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

張安世趙充國並漢書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 寅亮天工書並 佐化於外帝王世紀 其惟吉士相我國家 既獲仁人祗承上帝 格于皇天格于上帝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並 藹藹王多士萋萋臣盡力雅涵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詩並 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書漢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詩 如石投水 河潤九里觀東 冀得其澤子莊 魚有水志蜀 鳳有翼 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左氏　天下之士多就之孟子　俊乂在官　罔匪正人書　六官之長皆民譽左氏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書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振鷺于飛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並毛詩　增選舉英才無拘定制漢胡廣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後漢書　拔巖徒以為相　載釣叟而師之晉虞預　鑒嗇夫捷給之對　思絳

俟木訥之功漢韋彪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漢胡廣 天下喁喁仰其風采 廟堂納其高謀 疆場宜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 舉措稟其程式並後漢書 用人當用其所長元許衡 用賢轉石漢劉向 用君子則治元世祖時廉希憲疾篤皇太子遣人問疾因問治道希憲答曰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唐楊嗣復 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宋王曾 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宋杜範 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元世祖置集賢館命諤爾根薩里領

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廪餼於內冀帝見之帝果還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乎

知人堯舜猶病 唐李絳

用賢人主之事 宋李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人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

名諸賢於散地 宋高宗二十六年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名諸賢於散地

一時譽望收名略盡 宋理宗時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 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 宋太宗語

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 唐文宗時

設此待天下賢士 唐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𤣥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

非敢望拔十

得五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謂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唐文宗　此名臣也朕將用之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　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元英宗時拜珠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　朕且大用宋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臣議用權尚書高宗曰朕且大用何權為

布衣不次進用周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　下列寘諸要途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　宰相豈盡由科第周世宗語　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太祖語　寓意

磻溪宋太宗曲宴後苑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呂端為相也

副予前席真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

注想元老唐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以裴度不赴賜以詩有注想待元老之句

渴想儀刑宋神宗以安石為欺復名馮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賜詔有云渴想儀刑不忘夢寐

猶恨致用之晚宋太宗於呂端驟被奬擢猶恨致用之晚

致太平必斯人王旦嘗奏事退真宗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自舉無先容唐太宗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張行成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非由左右言宋英宗以唐介為御史中丞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由左右言也

聞其彊幹名還張詠在蜀太宗聞其彊幹名還

為樞密直學士 惜閔卿於彊健時 辛次膺拜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閔卿於彊健時

受命而来喜於得賢 褚亮事薛舉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来喜於得賢

方美官鈌每欲用卿 明皇以蘇頲為中書侍郎勞之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無及者朕為卿恨

漢高佐命出自亡秦 光武得賢亦資暴莽 後漢書

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竒之妙算 晉書

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 經濟類編

夏禹得皋陶為三王祖 齊桓得管仲為五覇長 唐太宗

帝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　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　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唐書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　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　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冑　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王珪　汝得象殊重慎微密章得象晏殊　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賈昌朝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范仲淹　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富弼　曰衍汝來汝予

黄髮杜衍 予早識琦琦有竒骨韓琦 惟脩惟靖立朝巘巘歐陽脩余靖 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王素 襄雖小官多聞予徹蔡襄

仁宗朝杜衍韓琦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吕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大臣忠厚如王曽 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英宗時司馬光言 氷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 老成則有劉健謝遷 文章則有王鏊丘濬 刑憲則有閔珪戴珊明孝宗朝 原求

賢帝咨四岳書　明敭仄陋　敷求哲人　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並書　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漢書　我

求懿德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賚良弼並書

興能進賢周書　舉賢禮記　舉佚民書　贊傑俊月令

聘名士禮賢者月令　舉賢良文學漢書　舉爾所知論語

枚卜功臣　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並書　一饋七起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帝王世紀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漢書　仰山董子

側席_{後漢}　障賢者死_{尸子}　增天下之士騷然而至_{甯戚對齊}

_{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_{晉郄詵}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東帛戔戔榮高物表_{唐蕭至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_{漢舉孝廉詔}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_{孔融薦禰衡表}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_{任昉}　東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頻轂而不駕_{晉虞預上言}　比下詔求賢　又搜逮

所遺_{唐德宗}　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_{唐李絳言}　天生

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_{宋崔與之}　止得求名文士　難

得有道賢人　唐關播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

何以副求賢之意　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識臣下賢否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令六品以下殊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世宗又曰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遺逸皆見旌異　宋理宗親總庶政遺逸皆見旌異

因民望而並招之　理宗時臣僚乞名還魏了翁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元英宗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　元謂爾根薩里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之士明太祖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手詔趣名宋孝宗即位立手詔趣名辛次膺　奉詔求賢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　求賢三十年元世祖嘗謂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　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明英宗聘處士吳與弼詔　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賢偕來布列在位明宣宗猗蘭操　原優賢就賢體遠尚有德禮　尊有術漢書　聖人養賢　大烹養賢易　禮下賢者史記　外禮宰相漢書　待以殊禮東觀　待以

師禮樊英列傳 待以客禮楊彪云 天子交匹夫孟子 周公下白屋家語 五耦而式大戴禮 三顧於廬蜀志 軒轅膝行莊子 文王趨拜 上親執轡書 釋旄縶轙帝王世紀 拜於牀下詳帝德 毎為之拜魏志 不冠不見漢書 攬履而起邴原列傳 遂至車前書 引登御牀世說 唆邀入輿臧榮緒晉書 為掘新井管子 為設虛坐吳志 子陵俱卧耳典畧 子太非吾吏 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晉中興書 式商容廬帝王世紀 君其力就會魏志 終祿其身嵇康高士傳

封比干墓書 載自臨喪帝王世紀 增急登賢之舉虛降巳之禮後漢書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郎顗疏 唯恐禮之不重晉皇甫謐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子 側席以求光武側席以求幽人 下車而揖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而揖 傾身禮之王景略有王佐才苻堅傾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 降寢殿設壇席 尚書奉引延問得失後漢書 引至卧內唐太宗嘗引魏徵至卧內訪天下事 賜坐詢事宋真宗時种放見於崇政殿賜坐詢事 見必為興 去輒臨軒以送唐明皇於姚崇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

於包咸

漢明帝以輦行呼而不名

以輦行呼而不名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帝以輦行呼而不名

錫以几杖漢包咸　賜延年杖魏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涯所宜優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勑賜尚書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壽　御書得賢頌宋虞允文以樞密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孝宗又為製跋　解衣衣之唐德宗於陸贄

覆以襴袍韋綬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　庭為納陛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姿儀瓌大宮廷陛峻特令為納陛

鄉改旌賢宋仁宗改王曾鄉名曰旌賢鄉

崇儒一

增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請為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

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吏咸遴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厲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　又曰齊高帝問為政於參軍劉瓛

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寛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曰魏顯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　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師盡名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　又曰張復穎髙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名見帝從容曰今

日弟子何如復穎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穎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為巳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為太子時褚無量侍讀誤翼

善記以進厚被禮荅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腰輿許乗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竇儀為學士嘗名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帝索冠帶名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　又曰太宗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　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　又曰真宗謂陳彭年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

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歴迭改而風教一
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𥨊微太祖太宗丕變
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
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
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
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真宗為崇儒術為君難為臣
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　又曰
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

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為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　又曰渡江以来進退合義以胡安國尹焞為稱首　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韋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

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黙以欺吾君乎　又曰寧宗即位名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初黄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乃可帝問為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及
即位趙汝愚薦之名入經筵　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
上言名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
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
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通鑑
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
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
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

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褒奬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来正邪貿亂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

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名真德秀遷以為戸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毎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説上欣然嘉納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髙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

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内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庫庫者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

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名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文閣謂侍臣楊士竒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竒等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録楊敬等皆命直弘文館

崇儒二

增為世儒宗東晉初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　治天下匠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

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

百代絕學之倡宋開禧初任希夷謂周敦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皆得賜謚寔自希夷發之

道學非程氏私言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

正學遂明於後世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真德秀之力為多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宋仁宗因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二篇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不在是乎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真德秀言於理宗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元仁宗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

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之功如此此者皆李孟啟之也

閤户讀論語趙普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户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終身誦聖言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勵志講學緬懷典刑理宗贈朱熹太師詔

初登大寶招徠耆儒劉光祖疏留朱熹

篤道崇儒以勵風俗晉元帝時戴邈言

崇禮儒臣講求治道明宣宗諭揚士奇等

宜近師儒宋仁宗時王曽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名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

褒表老儒 理宗初立詔褒表老儒

儒林舊德 宋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累請補外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

尊寵儒臣 曾公亮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

渴於相見 胡安國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

從容咨訪 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名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儒者逢辰之幸 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邢昺奏經版大備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

儒臣入省議事 元世祖時右相安圖請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從之

白衣對崇政殿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

胡瑗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

就寢起讀終篇孝宗時朱熹投匭進封事帝已就寢起讀終篇

咨時務訪治道明太祖進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名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

北面立而問道周主養老於太學北面立而問道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元仁宗時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之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宋太祖詔

武臣盡天子禮樂之司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
今讀書擬太盛無益國家議白罷之
張説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今陛下崇儒
向道躬自講論延置豪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
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
蓋未達耶帝知遂薄堅翰林深嚴之地宋太祖曰
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
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
意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之宗師乃薦
紳之領表周世宗留田敏詔闡揚文治儒學嚮臻周嚴
廊以聘隱淪盛科逖以來才彦
勤勞一

原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七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説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 史

記曰黄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湘北逐獯粥合符釡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師兵為營衛　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又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乗四載

隨山刋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君之勞矣　增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永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 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勵精為治 唐書曰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假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 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

殊不知倦也　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
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
漏下十一刻　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
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
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　宋史曰太宗孜孜為
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旰未遑御
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　又
曰真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

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 又曰孝宗清燕每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欵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 又曰嘉定間范鍾為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原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祗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强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水越絕　閎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　湯不棄尺日

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偕不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不顧砥柱銘　荷插戴笠　櫛風沐雨　簪墜不顧　身執畚鍤　自操䅳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焼不暇拂濡不給旋路史　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跋脛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傒朝　身親其勞　肌色皯黲　增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傳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李絳對憲宗　此豈王安寢時後唐張承業謂晉王　勤心庶政日有咨詢宋孝宗　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李浩言於孝宗　憂勤於路朝之頃　切劘於廣廈之間理宗時李宗勉建言　索燭以記明而即行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　未明而朝日昃始罷明太祖　怠荒是戒厲精是圖明孝宗時大學士劉健上言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二次遇者視朝太遲嵗歸或至昏暮乞息荒是戒厲精是圖上嘉納之　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明太祖　夜分五鼓猶閱章奏明世宗雖

脩元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五鼓猶閱章奏

務農

原務農重穀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尸子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　威戒農用國語　紀農協功
興鋤利甿　農天下之本漢書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
食為天史記　不耕受其饑詳帝治神農教　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尚書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毛詩　告布於萬民說苑　乃

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衆人痔乃錢鎛　歲事來辟

稼穡匪懈並毛詩　明時播草木大戴禮　播時百穀尚書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詩　初開藉田王隱晉書武帝　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禮記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月令　天子親

耕穀梁　躬耕勸農風俗通　天子三推月令　為大田張衡東京

賦云　藉於千畝之田潘岳藉田　為藉千畝禮記　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毛詩　躬三推月令　發止千畝以帥萬國繆襲許昌

宮賦田云　冕而朱紘禮記　履文舄佩明珠陸注太玄經　神農

親耕詳帝治　禹稷躬稼論語　耕於鉅定漢書武紀　耕於鉤盾漢書昭紀上耕於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藉鉤盾官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

增本立而太平可議唐李渤言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　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晉王導　農桑衣食之本元仁宗諭司農　當以力田為先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唐劉晏

農不勸而耕者衆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　當使之耕耘織紝　勸農耕作宋太祖諭郡國長吏　慮失播種宋真宗幸太一宮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

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

弭兵輕賦專意於農遼太祖

敦本務農屢詔勸助宋仁宗

勸農桑教紡績遼太宗

務本業抑游手金太宗詔

農月常務一切罷省唐明皇詔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

農勞之時戒飭省事宋仁宗詔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

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宋仁宗詔

毋淹刑獄以妨農務遼聖宗詔

條晰勸農之績宋真宗詔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晰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

學校農桑之績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

置勸農司宋真宗時錢彥遠疏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糧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使考核之第其賞罰

立司農司 元世祖中統初高天錫謂丞相博羅左丞張文謙曰農桑衣食之本古之王政莫先於此願留意丞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司以天錫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

設營田使 明太祖渡江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分巡各處

遣巡郡縣 明文皇詔每歲遣人巡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是乃妨農何名為勸 金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甄賞宰相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而已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

立農師

宋太宗令民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蠲其稅役民有怠於農務者農師察之

置田鼓 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之

田家詩 後唐明宗時大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豳風圖 明宣宗得趙孟頫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壁

耕夫記 明宣宗道路見耕夫因錄其語作耕夫記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於宮掖及戚里令知民事之艱

農桑輯要 元世祖惓惓於農桑一事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

景德農田勑 宋真宗命丁謂等參詳删定景德農田勑五卷

農器勿算 真宗時呂夷簡初知濱州代還言農器有算非

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旬上雨雪 宋仁宗詔諸州旬上雨雪

早歲習知稼穡 遼興宗詔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元世祖謂侍臣曰朕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

觀稼於郊一歲再出

躬耕籍田以先天下 宋仁宗

命藏微時耕具 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命圖所歷艱難 明太祖命圖所歷艱難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刻耕夫織婦蠶女之形 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

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時邢昺為禮部尚書以其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侯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為對

徧歷農家洪武間圜丘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户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

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眎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

名觀稼於後苑宋仁宗幸後苑御寳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又哲宗名輔臣觀稼後苑

饗先農於東郊高宗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

耕籍不事

虛文 明太祖曰耕籍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

秉耒貴有實心 明宣宗時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斥教坊雜伎 明孝宗即位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

用田家典故 明憲宗初行耕籍田禮上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

籍田頌 貞觀初太宗既耕籍岑文本奏籍田頌文致華贍

躬耕籍田記 宋仁宗命宰臣

張士遜撰

責躬

原禹湯罪巳其興也勃焉 山崩川竭為之出次左傳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傳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左傳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並尚書 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苑 湯旱而禱孫卿

子 成王思慕琴操 翦爪湯旱 截髮曹瞞傳云操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

卒無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捨宮寢列子云黄帝憂天下不治也　避正殿鍾離意别傳意諫明帝　山崩川竭君為不舉左傳　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災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並周禮　年不順成食無樂禮記　大祲食不兼味穀梁　凡日月食令去樂　四鎮五嶽崩令去樂　大怪異烖令去樂　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　大災令弛樂　大臣死令弛縣並周禮　山崩川竭為之徹樂左傳　大札素服　大荒素服　大

災素服並周禮　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禮記　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當此時也絃歌鼓舞止　降服垂纓傳云山崩川竭君為之垂纓　增旱蝗責躬貞觀二年以旱蝗責躬大赦　災異責躬宋英宗治平三年　久旱責躬金章宗以久旱下詔責躬宰臣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責躬脩德宋仁宗時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余靖疏言　此朕之責百姓何罪元仁宗時京師久旱民多疾疫帝自責　明日大雪　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又左丞相哈克繖言彗星之異由臣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云　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斯過並唐太宗痛自悔太宗云昨責王珪等痛自悔痛自悔咎宋吳芾勸高宗專務脩德痛自悔咎上遽引咎明皇引咎罷市舶下詔罪己宋寧宗時臨安火迫太廟草勑引過明仁宗命楊士奇就榻前草勑引過使知朕悔過之意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己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方前代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德宗幸奉天陸贄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徽宗建中時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覿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補）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理宗時災異讜告杜範上言）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　獄訟非其情與　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草罪己詔詔出人情大悅）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撝翰頌美不若頒罪

已之文石晉少帝塞河决欲刻石紀功楊邠儉諫止之　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宋高宗時滕康上言

戒懼一

原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穀亡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增通鑑曰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胡致堂謂光武此詔脩己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䘏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

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顧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艧

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宋史曰太

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

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

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　又曰仁宗時日食

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顧歸罪朕躬卿宜究

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

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雨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脩　又曰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擾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　元史曰世祖至元末

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

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翦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

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戒懼二

原孔甲有盤盂之戒蔡邕論云　武王有戒慎之鞀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慎禮記　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脩省易　乾乾夕惕東觀漢記　栗栗危懼尚書

湯誥　若火燄燄　若殞深淵　若陟深山　凜乎若馭

朽索　若蹈虎尾　夙夜祇懼不敢荒寧　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　恪謹天命　克慎天戒並尚書　天命靡

常畏天之威毛詩　弗寧帝命　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易　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書　月盈則食　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易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東觀漢記　君不
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加乎民易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並書
雖有周親弗若仁人　見爾前慮爾後大戴禮武王鑑銘　無

私於物惟賢是與王弼注易　用其道不棄其人左傳　不親小事穀梁　弗寶遠物　弗惟逸豫惟以亂民書　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厥監不遠在彼夏王書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詩　咋舌血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　覆觴不飲詳納諫　增天意丁寧以戒宋真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　人君所畏惟天宋英宗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為者此必𢾅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論之

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虞世南言景公脩德彗滅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

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 魏徵

正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 金章宗却尊號

少有憂勤足為警戒 宋真宗時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水旱盜賊日取奏

聞旦又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密禱禁庭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夜精心密禱於天跣立殿下側身脩德以應天戒宋英宗時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勅邊備呂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日慎一日惟懼不終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並唐太宗語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太宗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　廉恥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真深可畏

直言不聞深可畏　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一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王隱晉書曰武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為

戰備孫晧面縛輿櫬降　增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　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　又曰肅宗問李泌令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兩軍縶其四將之策　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

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

真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者閧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

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易　信誠好謀漢書　三聖合謀琴操　詢謀僉同書　其治多撥略魏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東觀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詩　納五音之策抱朴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奇東觀　我取天

下可不以萬全漢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東觀　從命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魏書　畫蚩尤像以威天下詳武功　爲

烏銜書以感殷人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漢書　以少敵衆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世說　交馬而語不及軍事魏武

增引爲謀主唐太宗於房玄齡　翊輔謀猷明楊士奇　歎其遠慮

宋陳康伯謂梁克家　時韙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絶邊事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

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則於西北兩得矣　議者韙其謨謀唐崔祐甫謨謀可復貞觀開元

之治　天下益服謀國之忠宋梁克家　數陳秘畫多所嘉納

唐温大雅於高祖時

謀議之際屢相可否　元世祖時王文統與張文謙並為相文統為人忌刻故然

玄齡善於謀　如晦長於斷　同心濟謀以左右太宗

秉資忠義善斷大事　宋畢士安謂寇準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　宋薛奎稱明鎬

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　宋富弼范仲淹

必有嘉謨當告之以達朕　元世祖用安圖為右丞相諭許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

謨謀當國之人非如昔比　宋太宗與王濟論邊事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　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準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

密贊大計　元世祖在開平時商挺廉希憲密贊大計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儒士許瑗與參帷幄大計布衣陳遇明太祖初應聘與參帷幄大計凡機密輙與議明太祖於陶安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元世祖時賈實喇參謀帷幄剖決如流房玄齡屏語移時親密莫知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筆書漆簡問答甚密明祖於秦從龍

巡行

原時邁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翔行穆天子傳云外事翔行堯亭王歆秦履南徐州射魚史記射蛟漢書雲蓋山海經風車

春秋　**望翠蓋** 漢書舊儀云望翠華蓋　**載青旌** 禮記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鷙獸則載貔貅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登威路** 崔駰頌云於是乘輿登天臺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帰霓之旌旄　**駕蒼龍** 禮云乘鸞輅駕蒼龍乘朱輅駕赤騮乘戎輅駕白駱乘玄輅駕鐵驪　**架黿鼉** 紀年云駕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　**過鳷鵲** 文選云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注曰皆宮觀名也張揖曰此皆漢武帝建元年中所作在雲陽甘泉宮之外　**徯我后** 書云徯我后后來其蘇　**望君來** 漢書　**待有功** 諸侯待有功進律　**考制度**　**乘兩儀** 郭象　**駕五行** 傅元大言　**駕象車** 韓子　**飾玉輅** 劉楨　**舞九馬** 山海經　**駕八龍** 楚辭　**登龍舟**

班固

乘鳥舟穆天子 汎樓船漢武帝 浮文鷁司馬相如 求仙人漢書 見玉女嵩高記 因名山 禮名山漢書 祠魏公漢書 問樂後史記問樂毅後 至朔方史記 歷鳴澤漢書 問三老東觀 饗六軍魏書 道舊故史記 問吏民漢武帝 在靈囿 宴華池魏文帝 先王卜征春秋 王者應入豫章列士傳 觀風設教張衡 視典披圖 舉功行賞史記 省方觀民易 至羣玉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山於是取玉三乘載玉萬隻 升大比隥穆天子傳 周流八丘淮南子 周行天下春秋 巡行

邦國　歡悦吏民東觀　造於祖禰孔叢子　格於藝祖書

清道案行杜預　清宮後往漢書舊儀　巾車飾路劉珍　衛

官填街漢書舊儀衛官填街騎士塞路　雲旗逶迤離騷　羽蓋葳蕤王沈

乘龍西濟大戴　輿服東巡　靈龜負書　鳳凰覆土

並韓子　舳艫千里漢書　旌旗百里魏志　西登隴首漢武帝

北出蕭關史記　東巡碣石漢書　北升孟門穆天子傳　暘

書羽陵穆天子傳　藏書策府　望祀九疑史記　望祀蓬萊

漢書　祠孔子宅東觀　祭橋元墓魏武帝　登單于臺漢書

遊大樂野山海經　舍于珠澤　東遊黃澤　飲于枝涛

觴于瑶池並穆天子傳　殽陵風雨春秋　犬戎雨雪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答王母謡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謡云云天子答之云云　作秋風辭漢武帝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

置酒舊宅東觀　置酒沛宮漢高祖　新豐起舞

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史記　載之後車　從在屬車漢武　王行洗乘石周禮　巳駕僕展軨禮　人皇駕六羽　神農駕六龍春秋　伯萬御二龍括地圖　穆王

駕八駿穆天子傳　黃帝馭紫虯符子　帝堯駕白馬典略　神農出地輔春秋　黃帝極天衢孫綽子　黃帝合鬼神　帝嚳通風雨韓子　宿崑崙之阿穆天子　適昆吾之丘符子　觀黃帝之宮穆天子　飲丹巒之山抱朴子　升長松之隥登於宜軨之鄭升於長松之隥　坐鳳凰之堂聽和鳴之音　飲左驂之血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　飲白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千里至於巨蒐之人窩奴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潼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血益人炁力潼乳也令肌膚滑　高祖自擊筑史記

明帝御埍篪（東觀） 巡北而羣鶴見（漢書） 居山而鳳凰集（劉珍） 祀四岳懷百神 升春山望四野（穆天子） 秉玉戚方玉車（揚雄） 執白圭獻好錦（穆天子傳） 觀舊廬祠舊宅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世紀） 乘雲閣而上下（揚雄） 步雕輦以周遊（王沈）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賦） 千乘方轂萬騎龍翥（應貞七章） 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戴） 南登熊山東至丸山（史記） 風伯進埽雨師灑道（韓子） 雲師灑路雷公驚蹕（劉楨） 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子） 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韓子　至琅邪臺上鄒嶧山史記　祭於鐵山祀於郊門

穆天子　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軑劉珍　吐風伯於

南北呵雨師於西東楊雄　為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肆心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遊海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畋洛太康畋於

有洛之表十旬不返　罔逸大禹謨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不歸詳上　遊赤水

黃帝　休玄池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玄池天子三日休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

曰樂池　登荊臺楚昭王登荊臺而遊其樂遺老忘死　遊蘭臺楚襄王遊蘭臺之宮

有風颯然而至

有遊豫 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言注其法可寶

無怠荒 書無怠無荒

露威靈 長楊賦云樂遠出而露威靈數搖動而勞軍旅本非人主急務也

樂佚遊 論語

春原秋補 管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注原察也不本謂不脩本務也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也

春遊秋豫 文選云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

增

幸昆明習水戰 唐高祖

行邊塞飭武備 明宣宗九年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猶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出居庸關

幸西京 宋太祖幸西京有事於南郊

幸上京 金世宗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詳制作

終南謁老

子祠唐高祖　河決幸白司馬坂唐太宗時河溢壞陜州河北縣帝幸白司馬坂視之　曲阜祀孔子唐高宗東封　幸孔子宅明皇　幸叔梁堂宋真宗詣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分奠七十二弟子　幸孔林真宗　問帝丘唐竇德元贊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高宗次濮陽問何謂帝丘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　賜所過高年粟帛唐太宗　所經命存問高年明成祖　所過免今年租賦之半唐高宗如東都　賜文武官階勳爵帛明皇如汾陰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　嘉禾瑞草然後省方宋真宗時孫奭言古者五載巡狩有國之事耳　國家無事省方以時明永樂六年詔

思念保民故有此行明宣宗三年車駕巡邊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一幸汴梁再幸中都明太祖定鼎幽都北巡者三明成祖卜遷顯陵南邁者一明世宗

漢武帝脽上祠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帝脽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帝從其言過祠后土乃還

唐太宗征遼處明宣宗五年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名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祭所過丘陵墳衍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褚無量上言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景帝祠黄帝橋山孝武祠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

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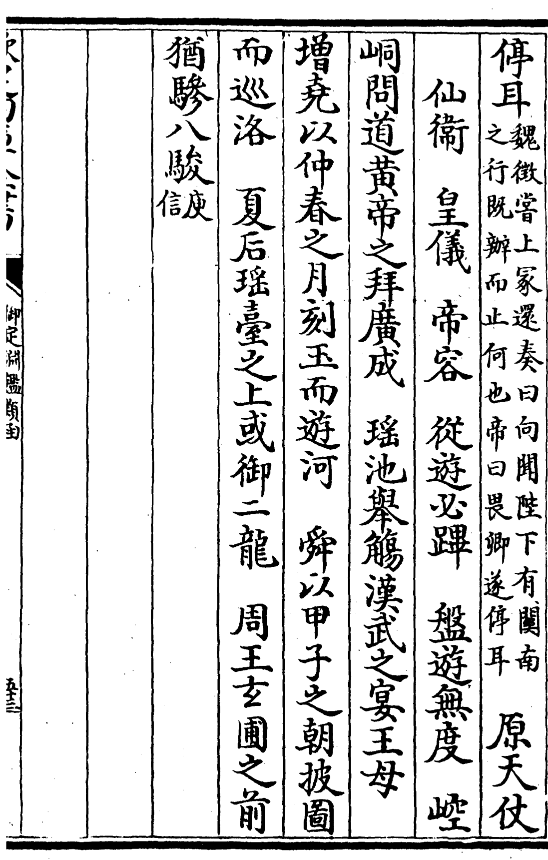
奏所過地志風物真宗祀汾陰名宋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

人君一出千乘萬騎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周十二年一巡巳與虞時不同矣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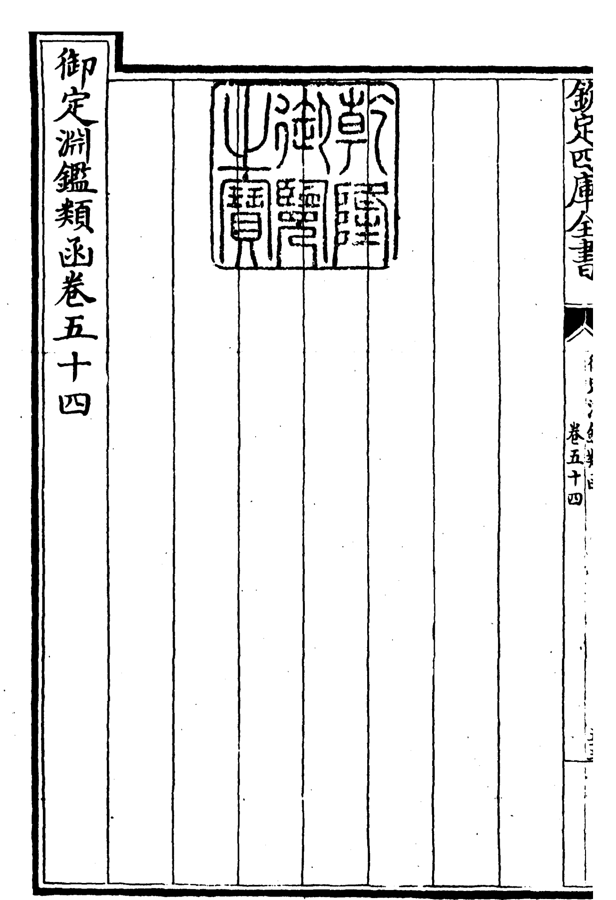
卽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可也帝悅即駕而西

停封不果行唐太宗時屢詔有事泰山皆停封不果行

畏卿遂



停耳魏徵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 原天仗仙衛 皇儀帝容 從遊必蹕 盤遊無度 崆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瑤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庾信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四